

人只会老， 不会死

钱佳楠 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人只会老，
不会死

钱佳楠 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只会老, 不会死 / 钱佳楠著. —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4.8

ISBN 978-7-5474-1283-1

I. ①人… II. ①钱…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叙事散文—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88009 号

责任编辑 刘 丛

装帧设计 宋晓明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470

市场部 (0531) 82098479 82098476(传真)

网 址 <http://www.hbcb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规 格 148毫米×210毫米

6.25印张 3插页 25幅图 140千字

版 次 2014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建议图书分类: 文学/小说

序言 时间的翅膀雪白

我读中学时校园里曾流行过送三种东西作生日礼物：沙漏、烛台和杯子，竟然都与时间有关。沙漏是历史悠久的计时工具，那时候的我们听厌了化学老师口中的氢氧化铜、氧化铁和氯化钠，就趴在课桌上盯着染过色的细沙从顶端的玻璃球流向底端的玻璃球，流尽了，再把它翻过来，继续瞅着，无聊的课堂似乎就于己无关了；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迷醉于欣赏摇曳的烛光，烛火在昏暗的房间壁上投射出夸张的人影，像熊，像狼，像幽灵，缓缓地烧尽了，我们叹一口气，不情愿地打开房间里的日光灯。

大约是长大后才知道蜡烛跟死亡有直接的意义关联，太多的天灾人祸教会在转发悼念信息时应当顺手点上一支蜡烛；而沙漏的含义其实也很残酷，虽说中国最先发明这项计时工具，但真正将其发扬光大的似乎是西方，我猜是因为细沙流淌的声音与古希腊神话中“命运三女神”在梭机上纺纱的沙沙声似曾相识。在古希腊神话中，“命运三女神”纺出的经线和纬线正是凡人的生命之线：克罗索将线纺出，拉克西斯丈量长度，待到长度差不多了，阿特罗波

斯挥起剪刀，在生命的终点抡刀一剪，一个生命便陨落了。

学生时代的我们并不确知时间的极限正是死亡，或者即便确知了也只是打个哈欠的功夫就足以释然，因为死亡离我们还很遥远，沙漏的声音听起来更像流动的音符而非死神的催促。随后我们便流行起送第三样礼品——杯子，谐音“一辈子”，意思是要做一辈子的好朋友。我的家中至今还零零落落堆着很多杯子，还有几个杯子从未拆过封，有的朋友已经天涯海角，有的朋友已经杳无音讯，可悲的是我竟然怎么也想不起这几个许下“一辈子”承诺的究竟是谁？

前年，阔别多年的小学同学借助如今发达的通讯方式重新聚首，共话当年时竟然生出同一种错觉：从前的小学校园好大好大，从教学楼通往操场的地方有道水流湍急的瀑布，操场的后方是成片的广袤树林，而一下雨整个校园简直堪比汪洋大海。小学自我们那一届毕业后就不再招生，挂上“危房”的牌子荒废了好些年，现如今改成一所学前教育机构，一到周末自有成群结队的家长把自己的孩子送来此地。我们那晚喝了些酒，面红耳热，起了回去看看的兴致，可是绕着校园走了一圈酒就醒了，所谓的“瀑布”不过是通往操场的三节台阶，落雨时水流顺着台阶次第而下被我们看成是瀑布，而成片的树林不过只两棵树，一棵石榴，一棵夹竹桃（得知夹竹桃有毒后，我们都以为碰过夹竹桃叶子的自己即将毒发身亡，在那天晚上满怀悲伤地最后一次扮演爸妈的乖孩子），下雨发大水的时候确实淹过整片校园，可是要说水没过我们的套鞋，再从套鞋和小腿之间的缝隙倒灌进去，如此悲惨的经历，在我的身上还未曾发生过。

那么为何回忆里的校园竟然是那般大，那般险呢？大约是因为

我们那时候太小的缘故。因为小，美丽和奇异被无限放大；也因为小，那些个无忧无虑的夏天好像永远不会走到尽头。

所以，这是一册有关时间的小书，书中的人物都借着长大后的双眼重新回看童年，回看青春，难免多了一分彻悟后的惆怅。

我尤其钟爱上海诗人陈东东《论语组诗》的开篇二句：鸟的翅膀雪白 / 时间的翅膀雪白。很多年后，奇怪的是竟然连诗人自己也想不起来他曾经写下过这两行诗句。如果将这两句诗和泰戈尔的名言“天空没有留下鸟的痕迹，但我已经飞过”比照着吟诵，就会生出一种恐怖的感觉：宛若自己的身后跟着一块硕大的橡皮擦，自己留下一点儿痕迹，它马上就跑上来把痕迹抹灭。不仅是我自己，我觉得城市的背后也跟着这块硕大的橡皮擦，缓缓拭去一代人的生活印迹，将一切推倒重来，改得面目全非，不消多久，熟悉的街道便将化为少小离家老大回的乡人口中那句悲哀的问话：“这里是哪儿哟，我认不出来啰！”

不过，我固执地认定在我们和身后的这块橡皮擦之间还隔着一段间隙，不很长也不很短的间隙，足以让我们再把印迹留得深一点儿，纸笔记录，或者口口相传，然后渗透进城市的肌理，让我们存在过的印迹和生命留下的启示，不至于全被时间偷走。

这就是我写下这些小说的初衷。

钱佳楠

2014年5月于上海

目 录

序言 时间的翅膀雪白 / 1

辑一 夏日朝圣 / 1

回家的第三条路 / 3

从郁家弄到西村 / 22

一颗死牙 / 44

童言无忌 / 58

辑二 梧桐碎影 / 73

河上有座桥 / 75

宏仔 / 84

谣言 / 101

搁板 / 128

辑三 人只会老，不会死 / 143

那阿 / 145

食人鱼 / 164

死的诞生 / 175

后记 / 187

辑 一

夏日朝圣

回家的第三条路

在我的人生轨迹上，上海分裂成两个完全不同的子体，一如蛋清与蛋黄般层次分明。居于中心的是宁波路上的外婆家，一幢弄堂里的石库门房子，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倒不是嘎吱嘎吱的木楼梯，也不是两个表哥教我用烟火写字的晒台，更不是隔壁大门口的白色水泥粪便池，而是从外婆家出来，往香粉弄一钻，就是南京路丝绸公司的后门，再拐到前门，便可踏上后来的南京路步行街。在南京路穿梭成为我童年的冒险之一，和现今新建的商场还不同，老式商场的扶手电梯被安在某一个隐蔽的角落，我和我的两个表哥最热衷的游戏就是比谁先找到华联商厦的电梯。我老输给他们，白亮亮的化妆品柜台宛若八卦阵，柜台后面还站着一个脸抹得宛若僵尸鬼的阿姨，吓得我迷了路，到头来总是大表哥先找到我，领我去扶手电梯那儿，二表哥早已迫不及待地攀上逆行的电梯。

多年以后，母亲告诉我现在的永安百货就是当年的华联商厦，我怎么也不敢相信——外墙已经翻新，刷成乳黄色，四楼的阳台还时常有一位穿西装打领结的大叔吹起悠扬的萨克斯风，伪装成“老



克拉”，引得游客驻足围观。对我而言，这是一份凭空杜撰的上海情调，并不真实，我记忆中的华联商厦是灰色的。

或许就因为秉承着某种市中心人的骄傲，我的母亲习惯把她后来嫁到的曹杨新村称为“下只角”。时过境迁，我常常分不清父母之间乏味的感情故事是上世纪80年代特有的朴素还是我母亲骨子里的骄傲作祟。

“你们谈恋爱的时候有没有曹杨电影院？”我问过他们。他俩竟给出截然相反的答案，母亲摇头，父亲则点头。母亲见父亲首肯之后不屑地奉上一句：“谁人晓得？那时候连门口的大上海电影院也不跟他去看，会到这里来看什么曹杨电影院？”

父亲闷声不响，很像他一贯以来的样子。

可能跟我的母亲有关，十岁以前我对曹杨新村没有任何归属感。小学同学炫耀自己周末随父母去亚新或武宁亦或曹杨商场时，我会不以为然地耸耸肩，笑着说：“这有啥？我每个礼拜六都去南京路！”

是的，我从来不说我去外婆家，而是说我去南京路。然后我那些普陀区的土著同学便会巴登巴登目眦尽裂，张大嘴巴羡慕地望着我，虽然我的户口早已因订牛奶的缘故（那时候孩子的牛奶必须跟随户口所在地，而且只能订一瓶）迁到普陀区。就在几个月前，《萌芽》的编辑胡老大还问我：“你身份证号是107，107在哪儿？”我心底一阵酸涩。

我无法像我的同学那样早早地对曹杨新村建立起一份故乡般的情谊。他们会叽叽喳喳地喊：“曹杨新村是全国第一个工人新



村！”“前国家领导人以前就住在阿拉曹杨八村！”……他们耳熟能详的典故每每在我耳边炸裂为一道劲爆新闻，我一放学便小鸡似的飞奔回家，问我早班下班的妈妈：“妈，伊拉讲以前的国家领导人原来就住在此地，是真的啊？”

我还记得我母亲当时的反应，她的双手继续淘饭，节奏分毫无差，头都没有转过来，平静地答一句：“对啊。”

不知为何，我很怀念我母亲骄傲的模样，她是费家的三小姐，弄堂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位“小妹妹”吃饭挑剔，肥肉太油，河鱼太腥，宠爱她的父亲曾在晒台上帮她洗长至腰间的头发，上世纪80年代流行什么她就穿什么，喇叭裤、直筒裤、高腰裤再到皮夹克，顶替父亲在工业用呢厂上班的她还是厂里的标兵，不日就当上了车间主任。我喜欢那时候的妈妈，她每个星期会到理发店吹头发，抽屉里总有股高档香水的味道，散落在每个她待过的地方，而我会蛮不讲理地抢她的枕头。

这一切都中断在我十岁那年。宁波路上的外婆家拆迁，姨妈和外婆挑来挑去挑了套最远的房子，在浦东金桥。学校里的主题班会正教育我们用“世界看好中国，中国看好上海，上海看好浦东”的口号来取代“宁要浦西一张床，莫要浦东一间房”。然而我的感觉却恰恰相反，母亲头一回带我去浦东时还没有01路公交车，我们先用106路转64路，走一大段路到十六铺码头摆渡，浑黄的江水裹挟着刺鼻的腥臊，我规规矩矩地坐在船头，母亲紧紧攥着我的小手，江风如同光阴撩动着她和我的散发。接着又是一辆公交车，85路还是81路？开得狂野，屁颠屁颠的。我觉得公交车途经的似乎

是无边无际的荒地，只记得路过了东方明珠和杨浦大桥，其余都一样，矮矮的公房贴伏在灰头土脸的马路两边。到新公房楼下，我已筋疲力尽，新的外婆家在六楼，姨妈家在五楼，我跑到三楼已经气喘吁吁，赌气说下次不来了！后来果真一语成谶，母亲也很少再去。而原来身板结实的外婆搬来浦东不过四年就过世了。她死的时候，瘦得连十多岁的我都抱得动，一把干柴似的骨头，她没有力气走下六楼再爬上来，沙发的一角竟能被她羸弱的身子坐得塌陷下去，像片沼泽，她四年来每天坐在那个位置，电视机也不开，直愣愣地盯着电视机上方外公的遗像。

我母亲直至今天还怨恨那场拆迁，“搬得那么远”，“现在那里还没阿拉曹杨闹猛”。可人终究是矛盾的动物，她提到曹杨的时候何尝不是说“要是此地有拆迁就好了”！

就外婆家搬离宁波路之后，我才不得不接受自己是曹杨人的事实。对口的那所中学名声实在不好，我母亲死求活求托了个远亲出了七千块钱择校费才进了梅岭北路上的一所公立初中，我本来不应该知道这些钱的确切数目，也不应该据此算出那是我家当时一年的收入，只因我母亲夸赞我的功劳时说漏了嘴：“本来要交八千块的，是因为依有张区优秀队员的奖状，所以免掉一千块！依看，还有校长写的字据！”

这张字据至今还被我妈当珍宝一样收着，好像是我挣的头一笔钱。

“阿拉到华师大二附中下属的民办初中也去问过了，因为你是区优秀队员，他们肯定愿意收你的，就是学费太贵了，要五千块一

个学期，是不是啊，小费？”我爸说完这句话，就被我妈瞪了一眼。我妈坐到我身边，揉搓起我的手来：“是阿拉不好，没本事让你上那所学校，你不能怨父母，要自己争气！”

那笔钱，原先是我们搬离八村的希望，没了以后，我妈更加谨小慎微，而我与曹杨也注定难舍难分。

学校门口是条十字路口，因而回家的路不仅可以向左走，向右走，我更常选择的是“向前走”。当然，我也曾经向后走过，往后退原先有家罗森，世纪之交时算得上一家比较高档的日式便利店，觉得中午饭难以下咽的同学会涌进去买寿司、饭团或者关东煮，我常常是陪她们去买的那个，听她们说多了自己也会顺口偷一句：“当年罗森的贡丸超好吃的！”

这句话屡试不爽，一起排队的陌生人忽然间绽放出一抹惺惺相惜的笑容：“你也觉得啊？我那个时候每天中午都去买！”

好像过去每所中学旁边都有一家罗森，就像现在每栋写字楼附近都会有一个全家。只是，我未曾尝过传说中“超好吃”的罗森贡丸。

罗森再往后一点儿是曹杨五村，我的朋友若子就住在里面，她偷偷带我回家时会在家门口逗留片刻，郑重其事地问我三个问题：“你会不会带陌生人来这里？你会不会带坏人来这里？你会不会带小偷来这里？”

我还在绞尽脑汁厘清其中的逻辑关系，她却已经抖动钥匙旋开房门，跟我说那三个问题是她爸爸命令她“宣读”的。而那里，也是我往后退的边界。